

大東文化大学大学院外国語学研究科中国言語文化学専攻

外国語学部中国語学科

外国語学部付置語学教育研究所 共催

2025/11/30

# 汉语方言中介词“走”的多功能性 及其语义解读研究

大東文化大学

趙 葵欣

# 零 问题的提出

---

- 走：人或鸟兽的脚交互向前移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词化模式：运动+**方式**

《释名·释姿容》：疾趋曰走。词化模式：运动+**方式**

古代汉语 → 现代汉语

**方式** 快速 → 普通速度

汉语方言中可见不少介词“走”：运动不存，方式亦无  
词化模式完全改变

➤ 问题：变成什么      如何变      怎么解读

# 主要内容



一、汉语方言“走”的介词用法



二、词化模式与“走”的语法化路径



三、多功能“走”的语义解读

四、小结

# 一、汉语方言 “走”的介词用法

## 现有研究

“走”的介词用法散见于一些对个别方言的描写中，如刘丹青（1995）、王世华、黄继林（1996）、林华勇（2010）、赵变亲（2015）等。

另外黄伯荣主编（1996）与伍云姬主编（2008）则相对集中地展示了方言中的各类介词，从中也可以看到方言中介词“走”的有关用法。

**本研究语料来源：**主要来自这些现有研究，也有一部分是笔者的调查。例句后注明出处。

## 1.1 介引空间起点

---

- (1) 你走哪里来？我走城里来。（赣语常宁话，伍云姬主编2008）  
(2) 走淮海广场往西，一直就到农垦局。

（江淮官话江苏淮阴话，黄伯荣主编1995:532）

- (3) 刚走成都收了几笔账回去。

（西南官话四川成都话，《汉语方言大词典》（修订本）：2168）

- (4) 该个东西走渠手上拿到个。（客家话江西全南话，李智慧2019）

- (5) 我走衬衫裤子荷包里头口[vai<sup>33</sup>]出5块钱来给卖菜的  
钱给卖菜的。（平话湖南宁远话，伍云姬主编2008）  
我从裤兜里掏出5块

## 空间起点→时间起点

---

- (6) 走明儿的<sub>明天</sub>开始，天天儿六点钟就给我起来  
看书。（西南官话湖北襄阳话，张晶2016）
- (7) 走星期一到星期三都有课。  
(粤语广东廉江话，林华勇2010)
- (8) 走那一回以后，我就再也没见着他。
- (江淮官话江苏南京话，刘丹青1995:170)

## 1.2 介引空间终点

---

- (9) 走电影院子看电影子去咧。 (兰银官话新疆乌鲁木齐话,  
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2020: 2168)
- (10) 尔走阿坝边上去搞么□ $\eta$ ie<sup>45</sup>唠你去池塘边干什么? (湘语  
湖南益阳话, 夏俐萍2020: 417)
- (11) 走前段瞧<sub>朝前面看</sub>。 (湖南新田土话, 谢奇勇2009)
- (12) 我冒得钱用嗒, 想走你借点钱用<sub>我没钱用, 想向你借点钱。</sub>  
(湘语湖南益阳话, 夏俐萍2004)
- (13) 泥巴不要走脸上漆<sub>不要向脸上抹泥巴。</sub> (益阳话, 同上)

对于介引终点的“走+处所+去”构式，研究者的分析不尽相同：

- 许宝华、[日]宫田一郎主编（2020）解释为动词“往、到”：  
你走哪儿去（p. 2168）。
- 卢小群（2007:166）、尚童欣（2019）、李小军（2022）均将之分析为“介词”，而夏俐萍（2004）则将“走”既看成动词，又看成介词。
- 这正说明现代汉语中“走”动-介过渡性特征。汉语介词来源于动词已是学界公认的事实，那么必然存在语法化程度的差异，不同方言中的这些用例，一边是动词性强的用法，另一边是典型的介词用法，正是语法化连续统的体现，因此本研究将这种用法也放在一起讨论。

## 1.3 介引经由

---

- (14) 我走门儿上过的时候，好像没看到屋里有人。（西南官话/  
襄阳话，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2020：2168）
- (15) A: 到城里去，要走哪里过？  
B: 要走南门桥过。（赣方言常宁话，伍云姬主编2008：22）
- (16) 你打算走哪条路回？走原路回。（赣语湖南常宁话，伍云姬  
主编2008：22）
- (17) 太阳光走窗子眼里射进来。（赣方言常宁话，伍云姬主编  
2008：22）

### 1.3 介引经由 → 手段或凭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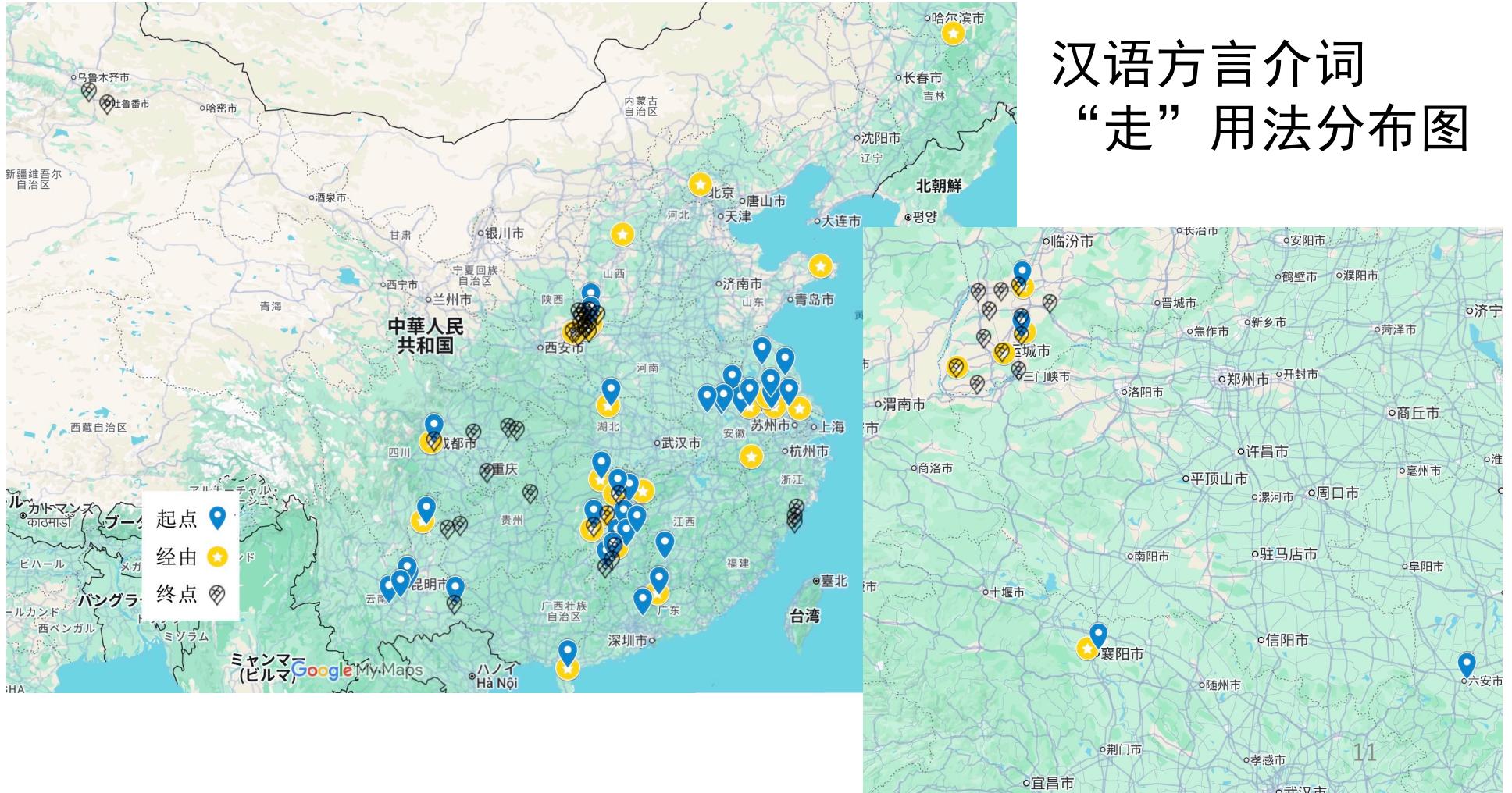
(18) 走他讲的话听得出来，他是在讲白说谎。

(湘语湖南益阳话，夏俐萍2004)

(19) 依只路走报纸高里看者古这件事他从报纸上看到的。

(湘语湖南涟源桥头河话，伍云姬主编2008)

# 汉语方言介词 “走”用法分布图



## 方言中“走”介词用法特点

---

1. 各方言中“走”的介词化程度也有差异。有的方言中“走”已经可以脱离运动动词语境，发展出时间起点的用法，如西南官话襄阳话、粤语廉江话、江淮官话南京话。还有的方言点“走”可以用来介引工具或手段，如湘语湖南益阳话、湘语湖南涟源桥头河话。
2. 方言中“走”的介词用法表现出动词>介词发展的连续性。

## 二、词化模式与“走”的语法化路径

---

- 现有研究1

涉及“走”动词>介词的语法化路径研究，最新的有李小军（2022）、毛文静（2022）。

- 李小军（2022）研究了汉语史及现代汉语方言中的方所格介词的来源及功能扩展模式。李文按语义来源，将方所格介词分为五大类十五小类。“走”归在“第五类：行走”
- 行走>方所格（源点 / 终点，源点>经由，终点>原点）。

## 现有研究2

- 毛文静（2022）从汉语方言和历时角度考察“走”的语法化，指出现代汉语方言中介词“走”几乎保留了近代汉语介词“走”的所有语法功能。



## “走”的词化模式与语法化

---

- **走1：**两脚进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释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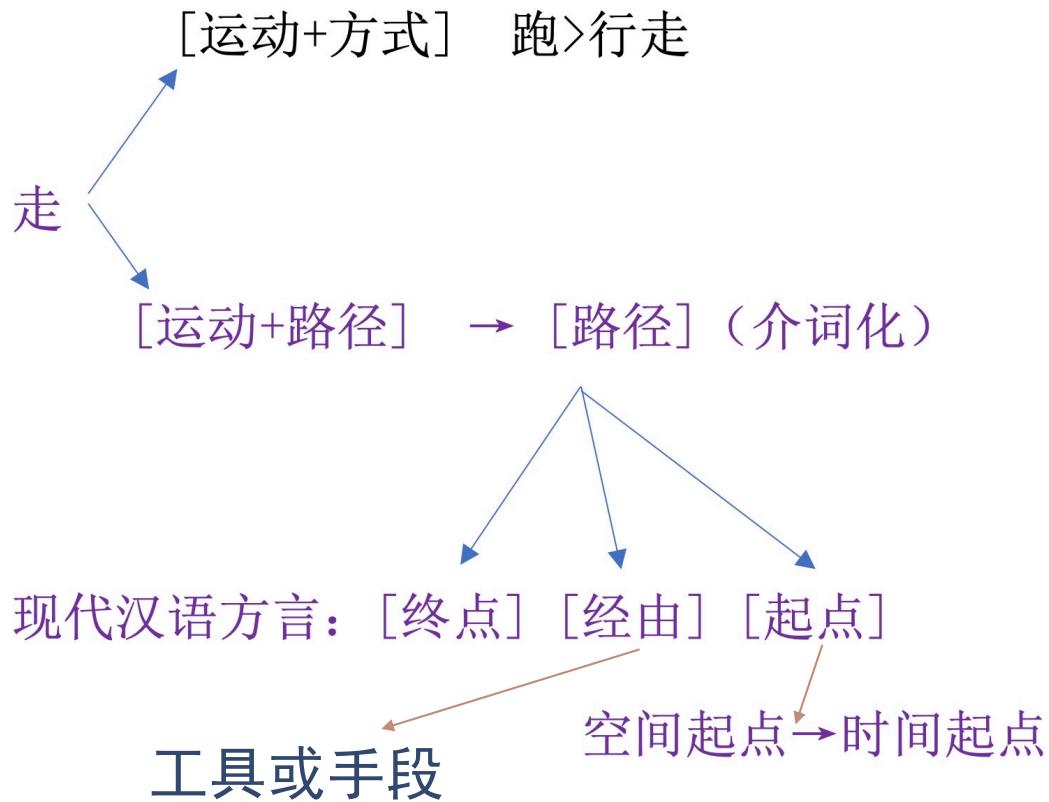
(20) 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

[运动+方式] 《左传/昭公十七年》

- **走2：**《左传》中有8例“走”后带处所名词的用例（蒋绍愚2019:135）

(21) 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左传/文公十六年》

陆德明《经典释文》里下注“走如字，一音奏”。这种破读  
在《史记》中有8处。 [运动+路径]



## “走”的语法化路径

与现有研究不同，本研究将词化模式与语法化联系，是为了更好地分析语法化对词义变化的影响，而在弄清语法化为介词后“走”的编码仅为“路径”后，对其多功能的解读也就可以集中关注“路径”一点。

# 介词“走” 何以能介引 起点、终点 与经由？

• 毛文静(2022)

总之，人类认知中的“过程>空间”隐喻机制是驱动“奔跑”义动词语法化为空间处所介词的深层原因，而汉族人对“奔跑”行为的识解方式则影响了“走”的具体演变路径。

# 对“走” 多功能现 象的语义 解释

本研究考察了68种方言使用介词“走”的情况发现：

A，介词“走”介引哪种处所格跟句中主要动词密切相关

B，介词“走”的解读还跟介词宾语表达的空间有关

因此，以下考察“走”介引起点、经由和终点的共现动词，并以其中最典型的共现动词为例，分析“走”介引不同处所格的语义解读问题。

### 三、多功能“走”的语义解读

---

- **空间:** 本研究采用储泽祥 (2010:10) 对主体造成的空间的划分方式, 认为“走”后名词或方位短语表达的空间分为
  - 表面空间(boundary space)
  - 内部空间 (inner space)
  - 外部空间 (exterior space)
  - 外部空间还可以细分为相邻空间 (neighboring space) 和远距离空间 (far-from space) 。

另外，主体造成的空间，在认知上可以被处理为点或者面，也可以被处理为三维的体，这并不是主体本身的物理性质，而是认知处理的反映。如：

- (22) 车开到火车站了。——被处理为一个空间上的点
- (23) 书放在桌子上。——被处理为一个空间的面
- (24) 书收进包里了。——被处理为一个三维立体空间

这些跟作为建筑物的火车站、作为物品的桌子、包本身物理属性并没有必然关系。

陆俭明（2010，2025）：语义和谐律（semantic harmony）

### 句式内部词语与词语之间在语义上要和谐

比如，为什么只能说“拔出来”“拔出去”，却不说“\*拔进来”“\*拔进去”？因为“拔”的语义是“把固定或隐藏在其他物体里的东西往外拉”（《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这就决定了“拔”所带的实指的趋向补语只能是“出来/出去”，不能是“进来/进去”。

那么这种语义和谐是如何实现的呢？

## 激活扩散（spreading activation）假说（Hudson 2010: 74、94-95）

词语法（Word Grammar）认为语言的基础块是词（包括一些有固定表达形式的短语），这些词以相互依存的关系组成语言网络。语言网络包含许多节点，当一个节点被触发（fire），就会扩散到与之相关联的各个节点，这被称为激活扩散。继而通过激活扩散来自动检索（retrieve）最佳候选项（best global candidate），如果找到，就完成搜索，成功得到意义的释解。而文本因素和语境因素都能影响激活，从而帮助受话者理解既定话语。

### 3.1 “走”介引起点的解读

---

与介引起点的“走”共现最多的动词是“来”（43.8%）

来：[+移动 +终点接近受话者]

那么“走+处所+来”构式中，受话者可以把握的是移动至接近自己的处所信息，而缺少的信息是移动的开始处。因此，交际中受话者对于该结构中的“处所”，首先建立的最佳关联就是移动的起点，即处所被优先解读为“起点”。从信息传达的量的准则来看也是如此，“处所”部分最优先被解读为不足信息——移动的起点。

再看“走”后宾语：处所词所表示的空间一般被处理为空间上的一个点，与整个结构介引起点的语义一致。

地名：成都、淮海广场、西站；

处所指示词：哪里、这里、那里；

方位短语：屋里、身上、荷包里头。

另外，在34个有空间起点用法的方言中，有12个方言点还同时有介引时间起点的用法，这是空间>时间的投射，无需赘述。

（江淮官话南京；西南官话云南玉溪、新平；湘语湖南益阳；湖南新田土话；粤语广东廉江等）

“走”介引起点的用法里，可以看到一些框式结构，  
如“走…到…、走…往…、走…起/开始”

---

- 既可以介引空间起点，也可以介引时间起点。
- 在句法上“走+方所名词+动词”构式中的“方所名词”位置，体现了运动事件由起点到终点的时间顺序原则，也符合语言象似性原则。

因此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介词“走”介引起点的用法最为普遍。

68个方言点中有介引起点用法的方言共34种，占了一半（50%）。

- 这应该是句法和语义和谐的最佳体现。

### 3. 2 “走” 介引经由

走+ 处所 + V  
[+有界空间] [+通过]

- 经由用法比较复杂，有两种意义类型：通过一个空间移动和沿着一个空间移动。

A. 通过一个空间移动的典型表达，如例（14）。

(25) 我走你门口过，顺带来看看你。（江淮官话南京话，

刘丹青1995）

(26) 车嘚<sub>车子</sub>走我家门口过。（客家话江西全南话，李智慧

2019）

(27) 走屋上飞过。（西南官话云南昭通话，姜亮夫1988）

## 3.2 “走” 介引经由

---

B. 沿着一个空间移动的表达 如例(16)，再增加一些例句如下：

(28) 走个边走，那边有水唔好走<sub>从这边走，那边有水不好走。</sub>

(湘语湖南邵阳话，李小军2022)

(29) 走哪块走？/你走桥上走，我走桥下走。

(江淮官话江苏扬州话，王世华、黄继林1996:203)

(30) 我走左边儿上山。(西南官话湖北襄阳话，张晶2017)

(31) 线走阳台走。(西南官话四川成都话，笔者调查)

“走”介引经由的两种类型意义，是动词和介宾处所语义共同作用的结果。

(25) 我走<sub>你门口</sub>过，…。（再引，参见p. 26）

(16) 你打算走哪条路回？走原路回。（再引，参见p. 9）

动词语义： [+通过] or [+持续 -通过]

处所宾语表示的空间：凸显有界 or 凸显主体外部的延展性空间

空间被认知为有边界 动词 [+通过] → 解读为A类经由

空间无明显界限 动词 [+持续 -通过] → 解读为B类经由

## “走”介引经由的结构中，主要动词除了位移动词外，还有不少非位移动词（例17-19为再引）

---

(17) 太阳光走窗子眼里射进来。

(赣方言常宁话，伍云姬主编2008：22)

(18) 走他讲的话听得出来，他是在讲白说谎。

(湘语湖南益阳话，夏俐萍2004)

(19) 依只路走报纸高里看者古这件事他从报纸上看到的。

(湘语湖南涟源桥头河话，伍云姬主编2008)

(32) 我是走电视里头看到这个消息的。

(西南官话四川成都话，笔者调查)

这些例句动词为非位移动词，有的“走”后名词也并不表空间。  
那么这种语义是如何解读的呢？

- 以例（18）“走他讲的话听得出来”（32）“我是走电视里头看到这个消息的”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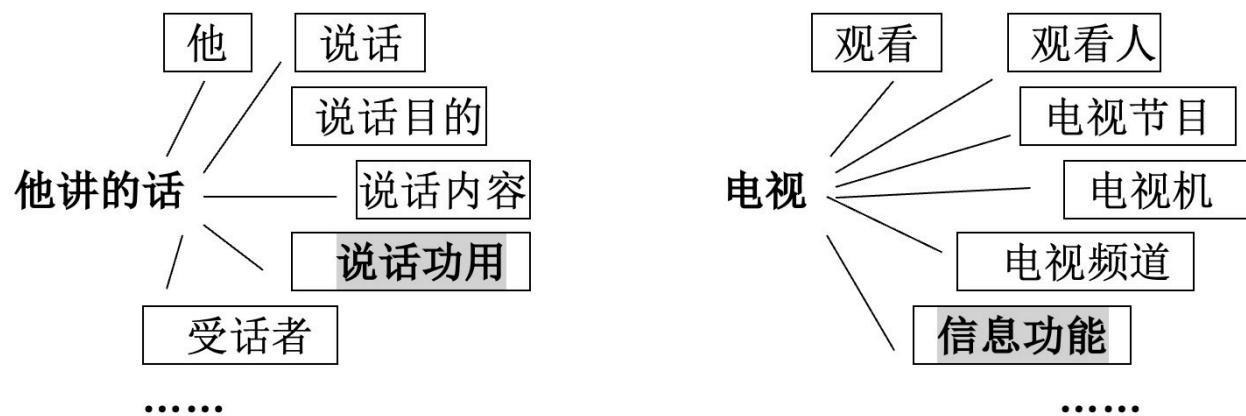


图 5 节点及激活扩散示意图

### 3. 3 “走” 介引终点

---

- “走” 介引终点的用法还带有一些动词性。实际上古汉语里“走”后接处所名词的用法，这个处所就是位移终点：

(33) 遇敌不能去，弃车而走林。《左传/宣公十二年》

而在有介引终点用法的方言里，尚能看到“走”动词用法，如“走城里/你啊车走泥江口吧？”（湖南益阳，夏俐萍2004）。

这也说明“走”介引终点的用法，与古汉语一脉相承，是“走”语法化程度较低的阶段。

与介引终点“走”共现最多的动词为  
“去”（81.8%）。

- “去”的语义可以分析为[+移动 -接近受话者]。
- 与“来”一样，“去”也是直示动词，现代汉语中“去”的聚焦域是终点（史文磊2014:173）。从信息角度来看，离开受话者的终点是未知信息，那么受话者对“走+处所+去”构式中“处所”进行检索时，最佳匹配项就会选择“终点”，于是“走+处所+去”构式中的处所就被解读为终点。
- “走”后处所宾语包括地名、方位词和处所结构，空间凸显主体的内部空间。

当介引终点的“走”后处所空间足够大，或者是处于一种无法达到的状态（远距离空间far-from space），如“前方”。这样“走”后的处所会被解读为方向或目标。这就是由介引终点发展出的介引方向、目标的用法：

- (34) □(ke<sup>21</sup>)条路是走县□(ie<sup>21</sup>)里走咯<sub>这条路是往县城里走的。</sub>  
(湖南新田土话，谢奇勇2009)

- (11) 走前段瞧<sub>朝前面看。</sub> (再引，参见p. 7)  
这时介宾处所不再凸显内部空间，而是凸显外部空间。

---

这种意义的调整或解读，也是“语义和谐律”作用的结果。

## 与介引终点的“走”共现的非位移动词结构

---

- 表方向或对象类：

泥巴不要走脸上漆。/走前段瞧朝前面看。/想走你借点钱用。

“走”后宾语处所凸显主体外部空间中的远距离空间

→ 方向

→ 借贷类三价动词的借贷对象

## 四、小结

- 本研究关注现代汉语方言中多功能介词“走”的各种用法及介引多种处所格是如何解读的问题。通过考察68个方言点介词“走”及“走”后宾语的空间语义、与之共现动词的类型，揭示其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对“走”介引多功能题元的入句取值问题进行解释。

---

“走”介引空间起点和终点时，句中共现典型动词分别为“来”和“去”。这两个动词是移动动词中的直示动词，是将路径指示的空间方向直接编入动词词根的（李福印等译2019:164）。现代汉语动词“去”聚焦域是终点（史文磊2014:173），由此在“走+处所名词+去”中，“走”后处所会被优先解读为终点，“走”的入句解读就是介引终点。

- 
- 与之相反的“来”聚焦域则在起点，因此“走+处所名词+来”的入句解读会优先“起点”，介后处所被处理为一个点，与起点的语义和谐。
  - 不过“走+起点+V”符合现代汉语时间象似性的语序，“走+终点+V”却有古汉语痕迹，“走”尚存动词性，语法化程度不高。“走”介引空间起点的用法还发展出介引时间起点的用法，而“走”介引终点的用法则发展出方向和动作对象的用法，这两种发展语法化程度都更高。

“走”介引经由的入句解读也是共现动词与介后宾语共同作用的结果：

a. 动词语义： [+通过] or [+持续 -通过]，

b. 处所宾语： 表示的空间凸显有边界

or 凸显主体外部的延展性空间（远距离空间）

使经由表现出两种类型意义： 通过一个空间移动、 沿着一个空间移动。

介引经由用法的介词“走”还发展出介引媒介或方式的用法。

综上所述，汉语方言中介词“走”介引起点、终点或经由，甚至媒介、手段、目标和方向，都是词包括构式在语言网络中，通过激活扩散检索得到最佳匹配，从而实现语义和谐的结果，体现了句法和语义的互动关系。从这样的角度考察多功能虚词，能更好地解释其语义取值的问题，本文即是对汉语方言中多功能介词语义取值问题的尝试性考察。

## 主要参考文献

- 白云2007.“走”词义系统的历时与共识比较研究，《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81-85页。
- 戴浩一1988[1985] 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国外语言学》第1期：10-20页。
- 黄伯荣主编1996.《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青岛出版社。
- 姜亮夫1988.《昭通方言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蒋绍愚2019.《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
- 柯理思2009.论北方方言中位移终点标记的语法化和句位义的作用，吴福祥、崔希亮主编《语法化和语法研究四》：145-18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福印等译2019.《认知语言学（卷II）》，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小军2022.汉语方所格介词的来源及功能扩展模式，《语言科学》第2期：113-136页。
- 李莺2005.中宁话的“走”字句，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李智慧 2019.江西全南大吉山镇可见方言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理查德·哈德森（著），刘建鹏（译）2023[2010].《词语法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刘丹青1995.《南京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卢小群2007.《湘语语法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陆俭明2010.修辞的基础——语义和谐律，《当代修辞学》第1期：13-20页。
- 陆俭明2025.词语间语义关系的多重性和关联性，《当代修辞学》第5期：1-9页。
- 毛文静2022.汉语方言处所介词“走”的语法化，《方言》第4期：451-461页。
- 尚童欣2019.山西运城市方言介词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史文磊2014.《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的历时考察》，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临惠1998.临猗方言中“走”的语法特点，《语文研究》第1期：57-59页。
- 王世华、黄继林1996.《扬州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吴福祥2010.汉语方言里与趋向动词相关的几种语法化模式，《方言》第2期：97-113页。
- 伍云姬主编2008.《湖南方言的介词》（修订本），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夏俐萍2004.湖南方言中的“走”字句，《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8（6）：41-42页。
- 夏俐萍2020.《湘语益阳（泥江口）方言参考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谢奇勇2009.新田方言的介词，载伍云姬主编《湖南方言的介词》：115-130页，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许宝华、[日]宫田一郎主编2020.《汉语方言大词典（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
- 许嘉璐1990.《传统语言学辞典》，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翟占国2016.汉语方言介词“走”的语法化及类型学分析，刘丹青、邢向东、沈明主编《方言语法论丛》（第七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赵变亲2015.山西襄汾方言中“走”的趋向用法，《中国语文》第5期：397-401页。
- 张炳2002.《汉语介词词组语序的历史演变》，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张晶2016.襄阳方言“走”字句，《安徽文学·下半月》第4期：111-112页。
- 张志毅、张庆云2012.《词汇语义学》（第三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 Grice Paul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Cole, P. & Morgan, J.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41–58.
-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 Friederike Hün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ine, Bernd. 2002. On the role of context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I. Wischer & G. Diewald (Eds.), *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 (pp. 83–10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Hudson Richard A. 2010. *An Introduction to Word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ustejovsky James 1995.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Talmy, Leonard 1985.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ume III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7-149.
- Talmy, Leonard 2000a.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I):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Talmy, Leonard 2000b.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II):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欢迎讨论  
请多指教